

电视剧《猎场》结束在郑秋冬、罗伊人这对俊男美女的长吻里，这在国剧中很有“突破性”，但浪漫的亲吻也难以打动观众的心，收视率很是惨淡。说实话，这对孟子、圣母般的金童玉女，只可让人好生敬畏。

行业剧，先天自带剧情优势，是近年来国剧创作的热门题材。翻译官、律师、新闻工作者、金融男女、医护人员接二连三地涌现，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扑街”，谁都想打响行业剧的第一枪，《猎场》也有这样的野心，号称科普高端猎头行业，猎人，更是猎心；商战，更是心战。但显然，《猎场》的格局配不上它的野心，虽然它有一个看似清新的外表，但内里却把行业剧的弊病都集齐了。

首先，人物传奇到失真。主角郑秋冬误入传销，冒用他人身份，进过牢狱，却阴差阳错得见高人。命运把他成就得过于完美，得到职场的第一课后，郑秋冬自己创业开办“德仁”，从此十拿九稳，成为智计第一、信义第一的“江左梅郎”第二。但梅宗主亦有不得不牺牲善良的时刻，但我们的郑秋冬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道德自律和几乎泛滥的人道主义情感，这是不真实的人性。郑秋冬是过度理想化的产物，也是难以令观众亲近、代入的角色。我们会为了江左梅郎的纠结和矛盾心痛，但是郑秋冬，我们不会，因为他是道德完人，他是“神”。

我并没有在《猎场》中感受到行业的风起云涌，博弈的精彩刺激。这是它的第二个问题，感情戏的篇幅拖累了整部剧的节奏。这部作品的最大暧昧之处在于，郑秋冬的三个女友和罗伊人的四个男友，究竟在作品里发挥了什么作用。

姜伟想要塑造一个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

《猎场》：谁在空想职场精英？

◆ 夏木

高端女白领形象。她不像剧中的金融高管葵黄，目的明确，有强烈的征服欲和进取心。她心中明明也有指点进退的大才，却始终安于现状，过着小情小调的日子，深藏着功与名。她是个多么浪漫诗意的女孩子，没什么野心，却足够宜室宜家，你看她手边的书——《查令十四街 84 号》《挪威的森林》《边走边啃腌萝卜》……涉猎广泛，来者不拒。她换男友就像换书那么勤，每个爱人的性情、状态都不一样，每段爱情都以黯然的结局收场，但观众根本感受不到罗伊人内心的起伏和伤感。她云淡风轻，雁过无痕，以“阅读男友”的方式体会人间百态，这番超凡脱俗的境界，很难让普通人产生认同感。这同样是一个悬浮着不接地气的角色。郑秋冬和罗伊人这对站在云端俯视众生的情侣，他们的感情之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恩怨情仇的角色来给他们让路，实在难以让观众叫好。滥情而无情，莫非就是当代职场精英的速写？

我们总是缺乏对职场生活的合理想象。创作者因为对行业缺乏真实、完整、深入的了解，造成了塑造人物和情节上的局限，并习惯了用儿女情长去规避认知空白，并预设、假想了行业翘楚们的心境——为他们设计草根出身、跌宕起伏但总是百折不挠的套路和一次次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人物先行的创作思路，让国产行业剧走了不少弯路。金融女高管安迪的专业性，都包裹在她那一身身的豪华套装和高冷的姿态里。郑秋冬和林拜们的职业感，都在那打理得一丝不苟的油头间，以及定制西服的戛戛领里。

十年前，一部《杜拉拉升职记》火遍大江南北，很多年轻人因此走上了职业白领光鲜亮丽，充满竞争又充满机遇的生活。但在《猎场》之后，有人想成为一名猎头吗？

画郎才尽乎？◆ 林明杰



林距离

近日看画展，看到几位久违的前辈画家作品，心里有失落感。数年不见，他们画笔下的才情、激情怎么没有了……

记得当年陈逸飞刚启用他虹桥的画室时，常去聊天。他不止一次会挑起这个话题：你比较看好上海哪几位画家？然后我就傻乎乎地说自己的看法，然后他也很坦率地说他的看法。竟然我们有不少相近的看法。

很多人以为文人相轻，画家更是如此。也确实，很多画家都不买同行账，在他们口中很少听到说别人好的。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热爱画画的人，看到好的画，不管是谁画的，都会由衷感到兴奋和快乐。

兜一大圈讲往事干什么？因为我看到的那几位不进反退的画家中，就有当年我们曾看好的。

艺术是要靠天分的。有的人天分平平，但很努力，你虽然不为他的作品感动，却也为他的努力感动。画得不好不是罪。

而有的人天分高，老天待他也不薄，机会好，但是他跑着跑着，跑岔道了，或花丛中睡大觉去了，你会痛惜的。毕竟，艺术圈虽大，天分高、机会也好的人并不太多。

不过，过去画得好，后来泄劲的画家，想来倒也不仅这几位。这十几二十几年来，国内画坛因着经济的兴盛，涌现过不少有才情的画家。但名利双收之后，能够持续不懈，不断突破的，却极少见。更多见

的是随着后来艺术市场的沉浮而“江郎才尽”的。

最考验的艺术家的不是贫困，而是名利双收。贫困的时候，也无路可走，只能继续画画。而名利双收之后，路就“宽”了，各种诱惑就来了。这才是检验一个人是否骨子里真正爱艺术的时候。

有的艺术家有了钱以后，显现出了骨子里作为投资家、收藏家的潜力，也有的显现出了喜欢声色犬马的玩家本色，总之，兴奋点从艺术创作上转移了出去。

有人要反驳我了，毕加索喜欢美女，程十发喜欢收藏，你怎么说？

毕加索每爱一位美女都能激发他的艺术激情和灵感，程十发收藏古代书画目的是学习。他们的最大兴奋点始终在艺术创作上。这就是区别。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管贫困还是闻达，都不会松懈对艺术的挚爱。记得我曾跟吴冠中聊起艺术品市场跌落，很多艺术家作品难卖的话题时，他兴奋地说：“画卖不出去，太好了！大家可以安心创作了！”这就是艺术家。

有的画家，行情好的时候，打鸡血似的；行情低迷时，恨不得重新投胎转行。

上海也有位老画家，这些年来，他把卖画的钱几乎都投入到给自己办画展上，不断在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不断有新的巨制面世，也不断探索新的艺术样式和题材。他说：“当年，和我一起学艺术的同学中，我的天分并不算高。我只是肯吃苦，肯付出。”

天道酬勤，画画仅凭天分也是不够的。

《你是我的孤独》：苦难，像高高的白杨排成行

◆ 郑荣健



王洛宾的歌曲，我很喜欢。中学时要出早操，一大早广播响彻校园，让睡眼惺忪的学生恨得牙痒痒，放得最多的，就是《达坂城的姑娘》之类。他的经历，其实我并不熟悉。因为看三毛的书，隐约知道，他们之间有过缘分，仅此而已。

上海话剧中心的“音乐剧场《你是我的孤独》”最近去了北京，我看了第二遍。这是一部以王洛宾的音乐为叙述语言、讲述王洛宾艺术人生的戏。它不像常规的戏，没有集中的矛盾冲突，而是传记，看点在音乐与人生经历的勾连互文。或许，定位为“音乐剧场”，是不得已，也是求乎得宜。它循着王洛宾音乐的线索，围绕“痴迷音乐”和“人生不堪”双线展开，勾勒音乐家的人生。

它的故事是这样的——王洛宾求学巴黎不得，转道西北，店老板娘唱了一段宁夏花儿。这很重要，是燃起王洛宾热情，此后大半生与西北结缘的关键。演员不负众望，开了个好头。在这里，王洛宾第一次听说了达坂城，然后去了新疆、青海，歌舞的形式也跟当地的音乐、舞蹈结合，比如演员扭肩、伸臂、打响指的动作，明显是新疆舞蹈的印迹。诸如此类的要素勾连与融合，还有很多。其他都好，动感的舞曲跟音乐剧场的气氛氛围很匹配。

唯独出现“拿着细细的皮鞭，轻轻抽打在我身上”时，太写实了。作为音乐的表达，它本是白描写意的，留在人的想象中，是很好的，那种仰慕、心动纠缠在一起的情境，生动可感；但是，放到直观的舞台上，写实呈现就显得拙了。不如用音效再现，给人留出想象余地。

倘若仅止要素融合、情景再现，这部戏也



不会太好看，它还需要有一条精神线索，那就是王洛宾的情感。很快地，他得知了家庭婚变。至此，故事悄悄地转向，浅层的要素融合变成了情感的深入，并与音乐语汇“相看两不厌”。虽然我不喜欢他那句明显多余、观念替代情感的自我解释“这是我对自我的放弃”，但他的坎坷终于步入了“正轨”，戏剧性才渐渐得到了铺展。他第一次入狱，他与第二任妻子相逢、结婚……苦难让人猝不及防，而幸福又来得太快，他所经历、所看到的一切，让他只来得及用普通人的情感去表达，就像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忐忑和欣喜如此掩饰不住，却透彻地感人。

王洛宾来到了梦中的达坂城，以犯人的身份。他觉得终于可以自由创作了，写下辞职信，未经批准就私自离开了岗位，因此被逮捕入狱。

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最典型的悲剧形式，就是命运悲剧。俄狄浦斯王那无法摆脱的命运诅咒，让人感受到人生有太多不可解的未

知力量。十多年前，达坂城像伊甸园的苹果落在王洛宾身上，拨动了他的心弦；那个晚上的帐篷似乎尚在，篝火余烬未熄，如今那翩翩青年却身陷囹圄。这里的往事依然火热，监狱阳光微凉，远在家中的挚爱，与他仅短短相聚就天各一方，而后传来的消息，则是年仅 23 岁的妻子去世，子女音讯未知。

这是一部苦难戏。艺术家的坎坷，该如何去表现？俗世的坎坷，对艺术家而言可能不过是求仁得仁，算不得最大的苦难。他们的苦难，在心里，在精神的层面。此时，王洛宾面对的，一方面是对妻子的愧疚、对孩子的牵挂，是人之常情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达坂城寓意的火热的音乐土壤，身在其中却未得自由。他的想象能无限地抵达、触摸，却只能目图四壁。在这里，创作者用了王洛宾改编的维吾尔族民歌《高高的白杨》——

高高的白杨排成行美丽的浮云在飞翔
一座孤坟铺满了香孤独地依靠在小河旁
一座孤坟铺满了坟香中睡着一位美好的姑娘

枯萎丁香引起我遥远的回想

…………

没有狰狞挠墙、呼天抢地，有的只是干净地沉默，轻轻地歌唱。

痛苦绝望到一定的地步，时间就会拉开体验的长度，使情感得到升华、回归静穆。歌声低徊，画面安详，但越是这样，越是让观众抑制不住：哭啊，快哭吧。不，他偏安详地近乎慈悲。我以为，这是这部戏最好的地方，对于苦难的表达，形成了戏剧的、情感的张力结构。一听到“高高的白杨”，我的眼泪都下来了。

《你是我的孤独》透着海派的时尚。演员在角色转换中并不换装，追求的是表演的装扮，而不是外形的装扮。歌队的叙述、扮演和歌唱，较好地发挥了扮演的功能，而且能明显地看出音乐剧动感的节奏、舞步。重要角色的身份变化，主要用的是道具提示，如同一个演员戴上红头巾，就成了新娘。这些特点，大抵实现了作品的样式与风格追求。或与此有关，加上主要语汇是音乐，拉开了时长，挤占了表达的体量，虽然形式技巧带来了过程完整，但毕竟是快节奏演绎，最后难免显得不够深入。

很惭愧，此后王洛宾出狱、找工作、平反以及跟三毛的故事，我都不太留意了。这些情节，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怎么说《橄榄树》也是那么有名，而且那个“流浪远方”真的有点人生自况的意味，对于这部戏和王洛宾的人生完整塑造有很大作用。但峰顶之后看平原，得到的不过是一片豁达与淡然。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